



宝琛文库

散文诗 文体学研究

张翼◎著



上海三联书店



宝琛文库

散文诗 文体学研究

张翼◎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诗文体学研究/张翼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5
ISBN 978-7-5426-5656-8

I. ①散… II. ①张… III. ①散文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5831 号

散文诗文体学研究

著 者 / 张 翼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叶大发展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41 千字

印 张 / 2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56-8/I·1152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本书出版得到福建省财政厅专项经费的资助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文体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C751062)资助的成果。

序

王光明

在现今的文学形式中,或许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像散文诗那样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了。所谓的边缘化,当然是相对于中心、主流、强势而言的,犹如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虽然也是多元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人们却对它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譬如同样是现代新兴的文学形式,杂文、报告文学、话剧等都有人写出了专门史,散文诗却还在为它究竟属于散文还是属于诗争论不休。又如在文学史中,尽管人们都承认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鲁迅的《野草》的艺术成就,绝不逊色于他们其它形式的作品,但它们的独特魅力,却被笼统归类于诗歌或散文的论述中。散文诗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中,游离于文坛的边缘。这就难怪北京“北土城”散文诗作者群了,他们前几年为复兴散文诗特意提出“大诗歌”概念,——或许在他们看来,散文诗表面上挨着两个文类,实际上两边都靠不住,如同一个没有爹娘的孩子,需要认一个父亲证明自己也出身于名门望族。

散文诗的成就有目共睹,散文诗的边缘处境有目共睹,散文诗成就与处境的巨大反差也是有目共睹。因此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不仅散文诗界自身,也包括学术研究界,已经陆续有一些学术专著出版。摆在我们面前的《散文诗文体学研究》,就是其中一部写得认真扎实,具有观念的前沿性和研究理路的启发性的著作。

我与该书作者张翼的认识,始于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张翼攻读博

士学位的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几个重点学科之一,因现代散文研究成就卓著享有盛誉。而该学科的带头人汪文顶教授,是张翼的导师。汪教授治学治教非常谨严,年青学子对他分外敬畏。我参加过几次他们的博士论文答辩,汪教授一般都是批评多于肯定,以至于让我常常忍不住要为他们论文的优点作些辩护。然而,正是该学科的深厚底蕴、学术传统和导师的严格要求,造就了许多优秀人才,包括成就了张翼散文诗研究的不断拓展:先是博士论文获得专家们的好评,接着发表了不少有见解的论文,后来又申报到了国家教育部的课题。散文诗研究列入全国性课题,如果不是张翼开的先例,也是凤毛麟角的。

张翼的《散文诗文体学研究》,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这部著作一个重要优点,是作者持有开放的文类研究立场,为散文诗打开了新的讨论空间。面对散文诗的边缘处境,面对散文诗文体边界的含混、模糊,张翼清醒地意识到,文类的存在既是动态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一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文类可以终极定义,没有任何一种文类理论是普适的和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条件与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文类研究不是提供创作准则,而是为了应用的便利,“建立一个便于研究和创作交流互动的渠道”。这种清晰的理论意识,使她摆脱了传统的文类观念,研究方法上非常自觉:“笔者不急于为散文诗划定一条泾渭分明的边界线,也不想给散文诗贴上一个固定的本质化的文类标签,而是深入到丰富文本中去感受散文诗的“混血”魅力,领略它在不同文类边界间自由游走的活力,享受这个新文体因包含不同文类特性而给予人新奇而熟知的阅读感受。”

这种研究立场和方法受到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启发,是现代的、开放的、充满张力的文类理念。它对散文诗领域的本质主义与怀疑主义倾向,是一种有力的回应,让它们不攻自破。同时,它驱使作者真正深入历史语境、文类关联和文本感受中去,探索散文诗作为现代文类的多重视野、互相牵扯的特点。本书提出了不少新材料和新问题,对散文诗创立与发展线索的梳理非常明晰,对这一新文类产生的现代语境

有新的阐发,对“诗文交叉互动”的文体因缘有新的发现(其中对“散文诗与小品文的貌合神离”关系的探讨,道常人所未道),等等。

在我看来,张翼倾心尽力揭示和论证的,散文诗作为“混血”文类的魅力和“在不同文类边界间自由游走”的活力,是对散文诗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不仅让我们更深入认识散文诗这一现代文类的特点,而且启发我们重新定义散文诗的边缘性,从而不只把边缘看成是某种被迫承受的命运,而是看到边缘有在混杂中创出异彩的潜力,有在不同边界中游弋的潇洒,有其它文类不可能表现的表现力。

不知道读者以为然否?

2017年2月19日

序	1
引论 寻找散文诗研究的新路径	1
一、中国散文诗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2
二、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题	13
三、研究的学术价值	18
第一章 中国散文诗生成的中外渊源	22
第一节 诗文交叉互动的文体因缘	22
一、中国文学中诗与文悠久的对话传统	22
二、欧洲文学中诗与文交叉互动的演化轨迹	27
第二节 外国散文诗的创立及译介的影响	30
一、散文诗在法国创立的历史文化语境	31
二、中国现代文坛对域外散文诗的译介与推广	36
三、外来散文诗的译介对中国散文诗创立及兴起的促进	39
第三节 中国古典传统的发掘与润泽	50
一、古典文学中的类散文诗作品	51
二、中国古典传统文学对散文诗创作的润泽	55

第二章 中国散文诗的创立与发展	63
第一节 思想解放与文体解放的产物	63
一、外来散文诗的移植引进源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运动	64
二、诗体解放的生力军及新诗的同盟者	68
第二节 中国散文诗的理论建设(1919—1949)	75
第三节 中国散文诗三十年发展概观	95
一、早春的萌芽到《野草》的诞生(1918—1928)	95
二、曲折前进中的心灵展示(1928—1937)	100
三、烽火中的曙前吟唱(1937—1949)	104
第三章 散文诗的文体特征	109
第一节 散文诗与自由诗的联系与区别	110
一、以外国作品为例	112
二、以本土作品为例	114
第二节 散文诗与小品文的貌合神离	124
一、写作视点的区别	126
二、语言形式的差异	133
第三节 诗文交融的文体特性	138
第四章 散文诗的语体特征	147
第一节 不拘格律的内在韵美	148
第二节 修辞炼句的精巧自然	156
第三节 独语与对话的艺术运用	162
一、独语描绘了真实的幻象和幻象的真实	163
二、对话形成自我与他者外部交流的意欲语境	171
第五章 散文诗的诗化特点	177
第一节 诗意的吟味	177
第二节 意象的建构	197

一、日常型意象	199
二、变异型意象	205
三、幻象型意象	209
第三节 象征的妙用	216
一、象征及象征主义的内涵与衍化	216
二、象征营造的“幻象”世界	221
三、象征中广泛使用的暗示	234
第六章 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发现	242
第一节 内心世界的深度掘进	243
第二节 自我表现的艺术张力	251
第三节 现代性审美空间的开拓	257
第七章 中国散文诗的文学史意义	271
第一节 散文诗的文类归属与界说	272
一、文类与文体的定义	272
二、历史的最初定位与错位	281
三、创作机制内部的朦胧与出版界的混乱	287
四、文体发展的日益更新与文类划分的笼统滞后	301
第二节 散文诗跨文体写作的先锋性	306
一、社会生活的变迁促成跨文体写作的发展	307
二、跨文体写作呼应多元对话、协商的文化潮流	313
第三节 散文诗的文体优势与艺术限制	322
一、兼容并包的文体表达优势	323
二、体式本身的限制和艺术内部的规约	328
结语: 散文诗文体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341
第一节 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风貌和审美理想	342
第二节 身份确认促进创作与理论的繁荣	347

第三节 反抗固有文类规则并激发艺术鲜活力	356
主要参考文献	366
后记	373

引论 寻找散文诗研究的新路径

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因适应近现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的心理特征发展起来,反映了19世纪以来人类在生活经验、感知方式、审美情感、价值追求等方面发生的崭新变化,揭示了近现代生存条件下人们心理机制所发生的特有转变。现代散文诗正式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法国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第一个使用“小散文诗”命名这种文体并进行自觉创作。他于1861年开始在杂志上陆续发表散文诗作品,1869年结集出版《巴黎的忧郁》。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等更多法国文人先后投身于散文诗的创作,这个新生文体随即流传于欧美、俄苏、印度、日本、阿拉伯各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体。20世纪初,随着外国散文诗的大量译介,中国也兴起散文诗创作和研究的潮流。第一个开始关注并翻译外国散文诗作品的是北大教授刘半农。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2卷7号刊登了刘半农用文言根据英文转译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3卷3号发表的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介绍了散文诗:“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虽寥寥数语,但首次谈到了散文诗这种新文体的基本特征。1918年8月5卷2号的《新青年》上刊载了散文诗作品,分别是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常惠的《游丝》。这应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公开发表的中国散文诗作品。鲁迅也是中国散文诗写作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散文诗《自言自语》(一组七章)连载于

1919年8、9月间的《国民公报·新文艺》上,1927年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更是为汉语散文诗写作确立了文本典范,也是世界散文诗作品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中国散文诗的创作走过近百年的历史,涌现了徐玉诺、焦菊隐、冰心、于赓虞、高长虹、王统照、陈敬容、丽尼、唐弢等许多优秀的散文诗作家。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散文诗与新诗几乎同时出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追求诗体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与诗歌、小说等其他文类的蓬勃发展相比,散文诗始终处于一种边缘位置,其文体特质和文类边界还相当模糊,“身份归属”和“文体焦虑”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散文诗作者和研究者仍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和追求,为建构一个独立而丰富的艺术王国而不懈努力。

一、中国散文诗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散文诗理论研究成绩斐然,散文诗理论和散文诗批评构成汉语散文诗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散文诗理论研究者不断从广度和深度拓展对散文诗理论的探索视域,吸收外来异质理论与本民族传统诗学相融合,表现了文学艺术研究多元融合的创新能力和散文诗从域外引进,最初对它的定义和相关的理论建构自然也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域外散文诗的译介与推广不仅为中国文人提供新鲜活泼的样式范本,更带来自由开阔的文学精神,从而合力在中国文坛掀起诗体革命、文体解放、思想自由的高潮,为汉语散文诗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积极有力的思想外援。国外散文诗理论的译介对中国散文诗理论与批评建设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散文诗最初的理论建构,也大体上是在对西方散文诗理论的认同和阐释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但中国诗文的创作发展十分成熟,也有着悠久的理论历史,曾有辞赋、乐府民歌、小品文等不少与散文诗接近的文体资源,紧随散文诗创作实践的展开,很快就有了自己关于散文诗的定义和相关理论批评的创建。

从新文学伊始的刘半农、周无、李思纯、郭沫若、郑振铎、王平陵、滕

固、于赓虞、徐志摩等文人、学者到当代的艾青、谢冕、叶维廉、孙玉石、郭风、彭燕郊、林以亮、耿林莽、邹岳汉、王珂、蒋登科、灵焚、周庆荣等评论家、诗人都曾参与过散文诗理论的探讨,但这些研究都是单篇的文章,比较零散驳杂,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概括。198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散文诗理论专著,对散文诗的历史及其现状进行初步然而卓有成效的探讨,开创了散文诗研究的新领域。从波德莱尔1861年在法国《幻想派评论》上以《散文诗》为总题发表散文诗作品到弗朗茨·劳胡特(Franz Rahut)散文诗专著《Das französische Prosagedicht》(1929)的诞生,系统理论的研究滞后了六十八年。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国,且有着惊人的相似。王光明先生的散文诗研究专著距1918年《新青年》上刊发的散文诗作品也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中外散文诗批评和理论研究都经历了先有批评后有理论的建构途径。新文体出现后,各种评论纷至沓来,随着创作的深入,终于出现融合史论和创作论的理论专著。徐治平《散文诗美学论》(1994年)系统地论述散文诗美学的各种问题,将散文诗的美学品格分为雄浑、深沉、悲壮、飘逸等12种类型;张彦加《散文诗探艺》(2002年)对散文诗的题材、题旨、技法进行微观的文本研究;柯蓝《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2006年)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对散文诗进行了哲理、抒情、叙事等细致的分类。此外,随着韩国车镇宪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以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1999年)、蒋登科的《散文诗文体论》(2002年)、李标晶《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论》(2004年)、黄永健《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2013年)、台湾莫渝的《阅读台湾散文诗》(1997年,台湾省第一部散文诗理论专著)、台湾陈魏仁的《台湾现代散文诗新论》(2001年)等理论著作的陆续问世,初步建立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及史论、影响论等中国散文诗理论研究的框架。

目前除问世的十几部中国散文诗研究专著外,在个案研究中涉及散文诗理论建设而具有代表性的是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在探索鲁迅深沉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中,分析了《野草》这部散文诗集的艺术美特质。一些诗学、散文学及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也开始设有章节论述“散

文诗”。吕进新诗理论专著《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第八章“诗的品种”的第五节“散文诗”专门论及散文诗的创作特点。冯光廉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中的《诗歌体式卷》第七节《散文诗：与新诗共生和独立成长的诗体》论及散文诗在中国的诞生及其与新诗的关系，并将中国早期散文诗归纳为“戏剧情境体”、“象征寓言体”、“抒情散文体”、“哲理感悟体”、“情绪象征体”五种体式。徐治平《散文春秋》的第五、六部分专论了中国散文诗的发展脉络、创作技巧及各历史时期散文诗的审美特征。汪文顶《现代散文论集》梳理了中国现代散文诗三十余年的发展，概括出各个阶段散文诗创作的不同艺术风格。散文诗研究已逐渐成为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文艺学、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散文诗研究已不再局限在散文诗坛小圈子里，已融入为诗学、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散文诗理论研究吸引了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散文诗作家的共同参与，并在相互讨论、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将研究引向多维度和深层次。

总而言之，目前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散文诗的历史渊源、语体特性、文体特征、创作类型、美学风格都有了一定的论述，对其艺术发展概况也有了总体的认知，但对散文诗文体杂交的优势与局限、审美特性、文体演变的论述还比较薄弱，仍少有以专题的形式对其作系统、集中的论证，缺乏对文体逻辑构成和文体历史变易的整体把握。特别欠缺以文体学为核心，从理论文体学和历史文体学两个视角呈现其独有的诗性品貌与审美功能，考证个体文体、时代文体、民族文体与文类文体的互动影响，探寻文类演变与创作机制及时代精神变迁的关系，此乃一个新文体独特性与独立性的根基所在。文体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使这个新型文类很多时候还处于一个蒙昧不清的尴尬境地——没有自身独立的文体地位。当代汉语界的诸多文学奖项中几乎难以寻觅“散文诗”奖项。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其包含了鲁迅全部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鲁迅文学奖中设有诗歌、散文、杂文、小说（中篇、短篇）、文学评论、文学翻译等众多奖项，却惟独没有“散文诗”奖项。林语堂、茅盾、郭沫若、于赓虞、徐志摩、唐弢、陈敬容

等许多文人都先后投身散文诗的创作和研究,甚至有专集出版,但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却少有提及或评论他们在散文诗方面的创作及理论贡献。汉语散文诗文体理论研究的苍白和滞后使这个文体目前还处于一个蒙昧不清的尴尬境地——诗耶散文耶,抑或一种新的独立文体?

我国古代有不少类似散文诗的文章,但并不能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诗文体已经出现。有类似的文字或文章并不等于已产生了散文诗的文体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散文诗观念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逐步形成。文学革命初期“散文诗”在很多人那里并不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诗,而是诗体解放后出现的与旧诗相对立的一种“新诗体”。刚解放的新诗与旧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散文化”:诗句可长可短,不必讲究韵律了。梁实秋认为“散文诗是解放到家的诗体”^{〔1〕},这种解放其实就是诗体的散文化。当时不少人是将“散文诗”作为初期新诗的一个别称。那时的报刊、杂志刊登白话新诗成为一种时髦,发表的很多名为诗歌的作品,都是不分行的散文体。沈尹默 1918 年发表于《新青年》的《三弦》是散文诗的经典作品,而当时却是作为著名的白话新诗的代表作。可见文学革命伊始大家对散文诗的文体概念还没有形成明晰的认识。新诗革命初期,不仅新诗和散文诗没有太明确的界定,就连新诗和散文的界限也很模糊。当年一位叫彭新民的读者就曾向《小说月报》的编辑诉说过这样的困惑:新诗和散文之间没有规律可寻,只是分开来写的区别。新诗“若一气直书,简直作为散文”^{〔2〕}。不仅读者如此,著名的作家也茫然于自己作品的类属。周作人对自己写的《小河》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体”。他说:“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3〕}

随着泰戈尔、波德莱尔、尼采、纪伯伦、高尔基等优秀散文诗不断地被翻译引进,人们逐渐意识到散文诗这个文体与新诗的不同。郭沫若 在 1920 年 12 月 20 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了一组四章《我的

〔1〕 梁实秋:《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64 页。

〔2〕 彭新民:《通信》,《小说月报》,1923 年 3 月 10 日,第 14 卷,第 3 号。

〔3〕 周作人:《〈小河〉小引》,《新青年》,1919 年 2 月,第六卷第二号。

散文诗》，是当时创作者最早明确标明“散文诗”文体而发表的作品。1921年11月号的《小说月报》特意给刘半农翻译的王尔德的散文诗设置了“散文诗”栏目，可见编辑不再将散文诗作品当作新诗看待，而是当做一种新的文体——现代意义的散文诗。大量域外散文诗的译介，极大促进了新文学作家的散文诗创作。本土作品的陆续涌现，使理论界开始注意到新诗和散文诗之间的区别，散文诗有自己的特殊的文体内涵，必须进一步辨析新诗与散文诗两个概念。周无、田汉、李思纯、周作人等都意识到散文诗独特的文体特征，开始了关于散文诗文体归属的讨论。1921年12月21日起，郑振铎在其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开辟“散文诗”专栏，先后发表了四篇^{〔1〕}与散文诗有关的理论文章，形成了一次关于散文诗概念和艺术特征探讨的小高潮。

1923年茅盾（沈雁冰）在给读者鸣涛的回信中指出，不应该把自由诗和散文诗混为一物：“现在的无韵无律的语体诗相当于法国的‘自由诗’，并非‘散文诗’。因为中国从前古诗都有韵有律，故从形式上说，自由诗也可以称为新诗。不过这新诗两字，在狭义时固然是指自由诗，广义时则可指一切新形式的诗——如散文诗。”^{〔2〕}可知，当时的新诗是指无韵无律的语体诗，包括一切新形式的诗，当然也包括了散文诗。至于这两者之间的实质区别，茅盾并没有清晰说明。这样的区分显然并不让人满意。理论家郭绍虞认为：散文诗的性质实与赋的性质相近。”^{〔3〕}诗人穆木天也谈了自己对散文诗的理解：“散文诗是旋律形式一种，如可罗迭尔（C Claudel）的节句（Verset）为旋律的形式之一种一样。我认为散文诗不是散文，poème en prose 不是 prose，散文诗是旋律形式之一种，是合乎一种内容的诗的表现形式。”^{〔4〕}于赓虞根据自己

〔1〕 这四篇理论文章分别是YL（刘延陵）的《论散文诗》、西谛（郑振铎）的《论散文诗》、王平陵的《读了〈论散文诗〉以后》、滕固的《论散文诗》。

〔2〕 雁冰：《通信》，《小说月报》，1923年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

〔3〕 郭绍虞：《郭绍虞说文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4〕 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见陈淳、刘象愚主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页。